宋史/卷3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三十四 ◄

宋史
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第九十四

► 卷三百三十六

种世衡

种世衡，字仲平，放之兄子也。少尚氣節，昆弟有欲析其貲者，悉推與之，惟取圖書而已。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，累遷太子中舍。

嘗知涇陽縣，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，法當徙，遁去。比郊赦輒出，世衡曰：「送府則會赦」，杖其脊而請罪于府，知府李諮奏釋之。後通判鳳州。州將王蒙正，章獻后姻家也，所為不法。嘗干世衡以私，不聽，蒙正怒，乃誘知謙訟冤而陰助之，世衡坐流竇州，徙汝州。弟世材上一官以贖，為孟州司馬。久之，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為辨其誣，宋綬、狄棐繼言之，除衛尉寺丞，歷監隨州酒，簽書同州、鄜州判官事。

西邊用兵，守備不足。世衡建言，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，請因其廢壘而興之，以當寇衝，右可固延安之勢，左可致河東之粟，北可圖銀、夏之舊。朝廷從之，命董其役。夏人屢出爭，世衡且戰且城之。然處險無泉，議不可守。鑿地百五十尺，始至於石，石工辭不可穿，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，卒得泉。城成，賜名青澗城。遷內殿崇班、知城事。開營田二千頃，募商賈，貸以本錢，使通貨贏其利，城遂富實。間出行部族，慰勞酋長，或解與所服帶。嘗會客飲，有得敵情來告者，即以飲器予之，繇是屬羌皆樂為用。再遷洛苑副使、知環州。

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，素屈強，未嘗出謁郡守，聞世衡至，遽郊迎。世衡與約，明日當

至其帳，往勞部落。是夕大雪，深三尺。左右曰：「地險不可往。」世衡曰：「吾方結諸羌以信，不可失期。」遂緣險而進。奴訛方臥帳中，謂世衡必不能至，世衡蹴而起，奴訛大驚曰：「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，公乃不疑我耶！」率其族羅拜聽命。

羌酋慕恩部落最強，世衡嘗夜與飲，出侍姬以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內，潛於壁隙中窺之。慕恩竊與侍姬戲，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慙懼請罪。世衡笑曰：「君欲之耶？」即以遺之，由是得其死力。諸部有貳者，使討之無不克。有兀二族，世衡招之不至，即命慕恩出兵誅之。其後百餘帳皆自歸，莫敢貳。因令諸族置烽火，有急則舉燧，介馬以待。

葛懷敏敗，率羌兵數千人以振涇原，無敢後者。嘗課吏民射，有過失，射中則釋其罪；有辭某事、請某事，輒因中否而與奪之。人人自厲，皆精於射，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。

遷東染院使、環慶路兵馬鈐轄。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，世衡時臥病，即起，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，城成而卒。

初，世衡在青澗城，元昊未臣，其貴人野利剛浪唆、遇乞兄弟有材謀，皆號大王。親信用事，邊臣欲以謀間之。慶曆二年，鄜延經略使龐籍，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，賂蕃部破醜以達野利兄弟，而涇原路王沿、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遣遇乞。會剛浪唆令浪埋、賞乞、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，世衡知其詐，曰：「與其殺之，不若因以為間。」留使監商稅，出入騎從甚寵。有僧王光信者，趫勇善騎射，習知蕃部山川道路。世衡出兵，常使為鄉導，數蕩族帳，奏以為三班借職，改名嵩。世衡為蠟書，遣嵩遺剛浪唆，言浪埋等已至，朝廷知王有向漢心，命為夏州節度使，奉錢月萬緡，旌節已至，趣其歸附，以棗綴畫龜，喻其早歸之意。剛浪唆得書大懼，自所治執嵩歸元昊。元昊疑剛浪唆貳己，不得還所治，且錮嵩穽中。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唆旨報世衡，且言不達所遺書意，或許通和，願賜一言。世衡以白籍。時朝廷已欲招拊，籍召文貴至，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，縱使還報。元昊得報，出嵩，禮之甚厚，使與文貴偕來。自是繼遣使者請降，遂稱臣如舊。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，為文越境祭之。籍疏嵩勞，具言元昊未通時，世衡晝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，遂成猜貳，因此與中國通，請優進嵩官。遷三班奉職。後嵩因對自陳，又進侍禁、閤門祗候。

世衡死，籍為樞密使。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，為籍所抑。古復上書，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，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，押還本貫。籍既罷，古復辯理，下御史考驗，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。詔以其事付史官，聽古從官便郡。

世衡在邊數年，積穀通貨，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。善撫養士卒，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，以故得人死力。及卒，羌酋朝夕臨者數日，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。子：古、諤、診，皆有將材，關中號曰「三种」。誼，其幼子也。孫：朴、師道、師中。

子 古

古，字大質，少慕從祖放為人，不事科舉。當任官，辭以與弟，時稱「小隱君」。世衡卒，錄古為天興尉，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、涇原路都監、知原州。

羌人犯塞，古禦之，斬級數百。築城鎮戎之北，以據要害。神宗召對，遷通事舍人，官其三弟。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，斬首二千級，遷西上閤門副使。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者，古按其狀，得良田三千頃，丁四千，悉刺為民兵。歷環慶、永興軍路鈐轄。

坐訟范純仁不當，奪一官，知寧州，徙鎮戎軍。熙河師十萬道境上，須芻糧，僚佐以他路為言。古曰：「均王師也。」命給之。又徙鄜、隰二州，卒，年七十。

古明達孝義。弟諤坐擅興繫獄，乞納官贖其罪。世衡遺張問田千畝，問返之，而世衡死，古終不復受。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，因立青澗功，而古以私憾訟純仁，士論少之。

子 諤

諤，字子正，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，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。

夏酋令唆內附，詵恐生事，欲弗納，諤請納之。夏人來索，詵問所以報，諤曰：「必欲令唆，當以景詢來易。」乃止。詢者，中國亡命至彼者也。

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，其弟夷山先降，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，賂以金盂，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，而名山未之知也。諤即以聞，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。諤不待報，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，圍其帳。名山驚，援槍欲鬬，夷山呼曰：「兄已約降，何為如是？」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，名山投槍哭，遂舉眾從諤而南。得酋領三百、戶萬五千、兵萬人。將築城，詵以無詔出師，召諤還。軍次懷遠，晨起方櫛，敵四萬眾垒集，傅城而陳。諤開門以待，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，諤兵繼之，鼓行而出。至晉祠據險，

使偏將燕達、劉甫為兩翼，身為中軍，乃閉壘，悉老弱乘城鼓噪以疑賊。已而合戰，追擊二十里，俘馘甚眾，遂城綏州。詵劾諤擅興，且不稟節制，欲捕治，未果而詵徙秦。言者交攻之，遂下吏，貶秩四等，安置隨州。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，神宗問其事，對曰：「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，後何以使人？」帝亦悔，復其官。

韓絳宣撫陝西，用為鄜延鈐轄。絳城囉兀，規橫山，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，命諸將皆受節度，起河東兵會銀州。城成而慶卒叛，詔罷師，棄囉兀，責授汝州團練副使。再貶賀州別駕，移單州，又移華州。絳再相，訟其前功，復禮賓副使、知岷州。董氈將鬼章聚兵於洮、岷，新羌多叛，諤討襲誅之。從李憲出塞，收洮州，下逋宗、講珠、東宜諸城，掩擊至大河，斬首七千級。

遷東上閤門使、文州刺史、知涇州，徙鄜延副總管。上言：「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，可急因本路官搗其巢穴。」遂入對，大言曰：「夏國無人，秉常孺子，臣往持其臂以來耳。」帝壯之，決意西討，以為經略安撫副使，諸將悉聽節制。諤即次境上，帝以諤先期輕出，使聽令于王中正。敵屯兵夏州，諤率本路並畿內七將兵攻米脂，三日未下。夏兵八萬來援，諤禦之無定川，伏兵發，斷其首尾，大破之，降守將令介訛遇。捷書聞，帝大喜，群臣稱賀，遣中使諭獎，而罷中正。諤留千人守米脂，進次銀、石、夏州，不見敵。始，被詔當會靈武，諤迂枉不進，士卒饑憊，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。駐軍麻家平，大校劉歸仁以眾潰，詔令班師。猶遷鳳州團練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

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，遣子朴上其策。帝召朴問狀，擢為閤門祗候。將進城橫山，命徐禧、李舜舉使鄜延計議。諤言：「橫山延袤千里，多馬宜稼，人物勁悍善戰，且有鹽鐵之利，夏人恃以為生；其城壘皆控險，足以守禦。今之興功，當自銀州始。其次遷宥州，又其次修夏州，三郡鼎峙，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。又其次修鹽州，則橫山強兵戰馬、山澤之利，盡歸中國。其勢居高，俯視興、靈，可以直覆巢穴。」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，城永樂，與諤始謀異，乃奏留諤守延。既而永樂受圍，諤觀望不救，帝冀其後效，置不問，且虞賊至，就命知延州。疽發背卒，年五十七。

諤善馭士卒，臨敵出奇，戰必勝，然詐誕殘忍，左右有犯立斬，或先刳肺肝，坐者掩面，諤飲食自若。敵亦畏其敢戰，故數有功。李稷之饋軍也，旦入諤營，軍吏鳴鼓聲喏。諤呼問吏曰：「軍有幾帥？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。」即叱斬之。稷惶怖遽出。嘗渡河，猝遇敵，紿門下客曰：「事急矣，可衣我衣，乘我馬，從旗鼓千騎，亟趨大軍。」客信之，敵以為諤，追之，幾不免。自熙寧首開綏州，後再舉西征，皆其兆謀，卒致永樂之禍。

議者謂諤不死，邊事不已。

子 誼

誼，字壽翁。熙甯中，古入對，神宗問其家世，命誼以官。從高遵裕復洮、岷，又平山後羌，至熙河副將。

使青唐，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，取道故為回枉，以誇險遠。誼固習其地里，誚之曰：「爾跳梁坎井間，謂我不知遠近邪？」命趨便道。鬼章怒，脅以兵，誼聲氣不動，卒改塗。外為路都監。自蘭州渡河討賊，斬首六百，累轉西京使。元祐初，知岷州。鬼章誘殺景思立，後益自矜，大有窺故土之心，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，且結屬羌為內應。誼刺得其情，上疏請除之。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，遂與姚兕合兵出討。羌迎戰，擊走之，追奔至洮州。誼亟進攻，晨霧蔽野，跬步不可辨。誼曰：「吾軍遠來，彼固不知厚薄，乘此可一鼓而下也。」遂親鼓之。有頃，霧霽，先登者已得城，鬼章就執。誼戲問之曰：「別後安否？」不能對，徐謂人曰：「我生惡种使，今日果為所擒。天不使我復有故土，命也。」遂俘以歸。拜西上閤門使、康州刺史，徙知鄜州。

夏人犯延安，趙卨使誼統諸將。敵聞誼至，皆潰去。延人謂：「得誼，勝精兵二十萬。」進熙河鈐轄、知蘭州。蘭與通遠皆絕塞，中間保障不相接，腴田多棄不耕，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。會遷東上閤門使、保州團練使，卒，年五十五。

誼倜儻有氣節，喜讀書。蒞軍整嚴，令一下，死不敢避；遇敵，度不勝不出，故每戰未嘗負敗。岷羌酋包順、包誠恃功驕恣，前守務姑息，誼至，厚待之。適有小過，叱下吏，將置法，順、誠叩頭伏罪，願效命以贖，乃使輸金出之，群羌畏惕。及洮州之役，二人功最多。

孫 朴

朴以父任右班殿直，積勞，遷至皇城使、昌州刺史，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，安撫洮西沿邊公事。

河南蕃部叛，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，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。時朴至州才二日，以賊鋒方銳，且盛寒，欲姑徐之，而宗回馳檄至六七，不得已，遂出兵。羌知朴來，伏以待。

朴遇伏，首尾不相應，朴殊死戰，為賊所殺，以馬負其屍去。羌乘勝追北。師還遇隘，壅迮不得行。偏將王舜臣者善射，以弓卦臂，獨立敗軍後。羌來可萬騎，有七人介馬而先。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，不先殪之，吾軍必盡。乃宣言曰：「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。」引弓三發，隕三人，皆中面；餘四人反走，矢貫其背。萬騎　　眙莫敢前，舜臣因得整眾。須臾，羌復來。舜臣自申及酉，抽矢千餘發，無虛者。指裂，血流至肘。薄暮，乃得逾隘。將士氣奪，無敢復言戰。當是時，微舜臣則師殲矣。事聞，贈朴雄州防禦使，官其後十人。

孫 師道

師道，字彝叔。少從張載學，以蔭補三班奉職，試法，易文階，為熙州推官、權同谷縣。縣吏有田訟，彌二年不決。師道繙閱案牘，窮日力不竟，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。引吏詰之曰：「母、兄，法可訟乎。汝再期擾鄉里足未？」吏叩頭服罪。

通判原州，提舉秦鳳常平。議役法忤蔡京旨，換莊宅使、知德順軍。又謂其詆毀先烈，罷入黨籍，屏廢十年。以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、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。夏國畫境，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，師道曰：「如言故地，當以漢、唐為正，則君家疆土益蹙矣。」彥賢無以對。

童貫握兵柄而西，翕張威福，見者皆旅拜，師道長揖而已。召詣闕，徽宗訪以邊事，對曰：「先為不可勝，來則應之。妄動生事，非計也。」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，而指為新邊所募。帝復訪之，對曰：「臣恐勤遠之功未立，而近擾先及矣。」帝善其言，賜襲衣、金帶，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。時五路並置官，帝謂曰：「卿，吾所親擢也。」貫滋不悅，師道不敢拜，以請，得提舉崇福宮。久之，知西安州。

夏人侵定邊，築佛口城，率師往夷之。始至渴甚，師道指山之西麓曰：「是當有水。」命工求之，果得水滿谷。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洺州防禦使、知渭州。督諸道兵城席葦，土賦工，敵至，堅壁葫蘆河。師道陳於河湝，若將決戰者。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，揚言援兵至，敵方駭顧，楊可世潛軍軍其後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，敵大潰，斬首五十級，獲橐駝、馬牛萬計，其酋僅以身免。卒城而還。

又詔帥陝西、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，期以旬日必克。既薄城下，敵守備甚固。官軍小怠，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，立斬之，屍於軍門。令曰：「今日城不下，視此。」眾股栗，噪

而登城，城即潰，時兵至才八日。帝得捷書喜，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、應道軍承宣使。

從童貫為都統制，拜保靜軍節度使。貫謀伐燕，使師道盡護諸將。師道諫曰：「今日之舉，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，又乘之而分其室焉，無乃不可乎？」貫不聽。既次白溝，遼人噪而前，士卒多傷。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，賴以不大敗。遼使來請曰：「女真之叛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惡也。今射一時之利，棄百年之好，結豺狼之鄰，基他日之禍，謂為得計可乎？救災恤鄰，古今通義，惟大國圖之。」貫不能對，師道復諫宜許之，又不聽，密劾其助賊。王黼怒，責為右衛將軍致仕，而用劉延慶代之。延慶敗績于盧溝，帝思其言，起為憲州刺史、知環州，俄還保靜軍節度使，復致仕。

金人南下，趣召之，加檢校少保、靜難軍節度使、京畿河北制置使，聽便宜檄兵食。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，聞命即東。過姚平仲，有步騎七千，與之俱北。至洛陽，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，或止勿行曰：「賊勢方銳，願少駐汜水，以謀萬全。」師道曰：「吾兵少，若遲回不進，形見情露，祗取辱焉。今鼓行而前，彼安能測我虛實？都人知吾來，士氣自振，何憂賊哉！」揭榜沿道，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。遂抵城西，趨汴水南，徑逼敵營。金人懼，徙砦稍北，斂遊騎，但守牟駝岡，增壘自衛。

時師道春秋高，天下稱為「老种」。欽宗聞其至，喜甚，開安上門，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。時已議和，入見，帝問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女真不知兵，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？」帝曰：「業已講好矣。」對曰：「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，餘非所敢知也。」拜檢校少傅、同知樞密院、京畿兩河宣撫使，諸道兵悉隸焉。以平仲為都統制。師道時被病，命毋拜，許肩輿入朝。金使王汭在廷頡頏，望見師道，拜跪稍如禮。帝顧笑曰：「彼為卿故也。」京城自受圍，諸門盡閉，市無薪菜。師道請啟西、南壁，聽民出入如常。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，忠斬其六人。金人來訴，師道付以界旗，使自為制，後無有敢越佚者。又請緩給金幣，使彼惰歸，扼而殲諸河，執政不可。

种氏、姚氏皆為山西巨室，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。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。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於上。李綱主其議，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。帝日遣使趣師道戰，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，奏言過春分乃可擊。時相距才八日，帝以為緩，竟用平仲斫營，以及於敗。既敗，李邦彥議割三鎮，師道爭之不得。李綱罷，太學諸生、都人伏闕願見种、李，詔趣使彈壓。師道乘車而來，眾褰廉視之，曰：「果我公也。」相率聲喏而散。

金師退，乃罷為中太一宮使。御史中丞許翰見帝，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。上曰：「師道老矣，難用，當使卿見之。」令相見於殿門外。師道不語，翰曰：「國家有急，詔許訪所疑，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。」師道始言：「我眾彼寡，但分兵結營，控守要地，使彼糧道不通，坐以持久，可破也。」翰歎味其言，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，尚可用。於是加檢校少師，進太尉，換節鎮洮軍，為河北、河東宣撫使，屯滑州，實無兵自隨。

師道請合關、河卒屯滄、衛、孟、滑，備金兵再至。朝論以大敵甫退，不宜勞師以示弱，格不用。既而師中戰死，姚古敗，朝廷震悚，召師道還。太原陷，又使巡邊。次河陽，遇王汭，揣敵必大舉，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。大臣以為怯，復召還。既至，病不能見。十月，卒，年七十六。帝臨奠，哭之慟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京師失守，帝搏膺曰：「不用种師道言，以至於此！」金兵之始退也，師道申前議，勸帝乘半濟擊之，不從，曰：「異日必為國患。」故追痛其語。建炎中，加贈少保，謚曰「忠憲」。

孫 師中

師中，字端孺。歷知環、濱、邠州、慶陽府、秦州，侍衛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、房州觀察使，奉寧軍承宣使。

金人內侵，詔提秦鳳兵入援，未至而敵退，乃以二萬人守滑。遣副姚古為河北制置使，古援太原，師中援中山、河間。或謂師中自磁、相而北，金人若下太行，則勢不能自還，此段凝師於河上比也。時大臣立議矛盾，樞密主破敵，而三省令護出之。師中渡河，即上言：「粘罕已至澤州，臣欲由邢、相間捷出上黨，搗其不意，當可以逞。」朝廷疑不用。斡離不還，師中逐出境。粘罕至太原，悉破諸縣，為鎖城法困之，內外不相通。姚古雖復隆德、威勝，扼南北關，而不能解圍。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，與古掎角，進次平定軍，乘勝復壽陽、榆次，留屯真定。時粘罕避暑雲中，留兵分就畜牧，覘者以為將遁，告諸朝。知樞密院許翰信之，數遣使督師中出戰，且責以逗撓。師中歎曰：「逗撓，兵家大戮也。吾結髮從軍，今老矣，忍受此為罪乎！」即日辦嚴，約古及張灝俱進，輜重賞犒之物，皆不暇從行。五月，抵壽陽之石坑，為金人所襲。五戰三勝，回趨榆次，去太原百里，而古、灝失期不至，兵饑甚。敵知之，悉眾攻，右軍潰而前軍亦奔。師中獨以麾下死戰，自卯至巳，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，而賞齎不及，皆憤怨散去，所留者

才百人。師中身被四創，力疾鬬死。

師中老成持重，為時名將，諸軍自是氣奪。劉韐言：「師中聞命即行，奮不顧身，雖古忠臣，不過也。」請加優贈，以勸死國者。詔贈少師，謚曰「莊湣」。

論曰：宋懲五季藩鎮之弊，稍用逢掖治邊陲、領介胄。然兵勢國之大事，非素明習，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，豈不僕哉。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，撫循士卒，威動羌、夏，諸子俱有將材，至師道、師中已三世，號山西名將。徽宗任宦豎起邊釁，師道之言不售，卒基南北之禍。金以孤軍深入，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，長驅上黨；師中欲出其背以掩之，可謂至計矣。李綱、許翰顧以為怯緩逗撓，動失機會，遂至大岡，而國隨以敗，惜哉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